

秦牧散文选

QINMU SANWEN XUAN



秦 牧 散 文 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七 年 · 北 京

责任编辑：丛培香

封面设计：麦荣邦

秦牧散文选

QINMU SANWEN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4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frac{3}{4}$ 插页 8

1987年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1,250

书号 10019·4024 定价 3.45 元

序

这本集子，包括散文八十五篇，约二十五万字，是从我多年来写的四五百篇散文中选辑编成的。

这是我的一本较全面的散文选集，其中作品，前后写作时间相距在四十年以上。读者手此一册，就可以知道我的散文创作的风貌梗概了。

当十年动乱过去不久的时候，我被借调到北京，参加《鲁迅全集》注释的审订工作。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约我编一本《秦牧散文选》，当年我不愿出版这样一个名称的书籍，结果只编了一本《长河浪花集》，那只是以《花城》《潮汐和船》两书为基础编成的散文选集罢了。时隔七年，出版社重提旧议，现在我的观念有了一些改变，觉得书名中有自己的名字也没啥问题，就着手编选了。这一来，我的这本散文选集，在出版时间上，就落在许多散文作家同类书籍的后面。但是，延宕了这么长时间，对我也有一个好处。它使我可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选择，结果就出现了这么一本内容比较全面的选集。

我虽然在三十年代末，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但严格说来，我是在四十年代初，才真正下决心走上文学道路的。我从一开始，经常写的文学体裁就是散文，而且四十多年来，一贯如此。和其他许多作家朋友不同，我虽然也写些小说和理论，但却始终以散文为本业，而以其它体裁为“副业”。散文，这种文学体裁，正

象有人所形容的，是文学的轻骑兵，作者使用起来生动灵活，偶有感触，得之于心即可迅速抒之于笔，很快又可以见诸报刊。我服膺鲁迅这么一段话：“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我也赞赏周立波的一段话，他在称赞散文是一种轻便灵活的文学形式时这么写道：“举凡国际国内的大事，社会家庭的细致，掀天之浪，一物之微，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欢快，都可以移于纸上，贡献读者。”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今天的时代和鲁迅生前所处的时代自然是大不相同了，但是散文应该具有战斗性，同时，又有相当部分能够给人以愉快和休息，这个基本道理，我认为仍是颠扑不破的。生活丰富多采的时代需要多种多样、五光十色的散文来反映它。我曾经引伸这个道理说：“叱咤风云的，剖析事理的，讴歌赞美的，谈笑风生的，给人以思想启迪和美感陶冶的，我们都需要。”多年以来，我就是本着这样的观念来写作的。近年来，在扩大散文题材方面，我比从前更注意了。我认为：只有丰富多采，才能够更加吸引读者。我想相当一部分读者在这本集子中也很可以窥见一斑。

题材在时代的天平上，自然重量并不一样。我反对“题材无差别论”。但是好的题材，如果作者仅触及它的表层，未能深入本质，写出来也会失去光泽；而平凡的、细小的题材，如果作者鞭辟入里，“探骊得珠”，也仍然可以显示出它的一定重量。自然，如果对两者都认真发掘的话，题材的轻重之分仍然是很清楚的。我很想说出这样一个比喻：富矿开采得不好，产量并不会多，贫矿

挖掘得好，也可以有相当的产量。如果两者都以先进技术来开采的话，富矿的产值当然远优于贫矿。对于题材问题，我的看法也是如此。

正因为这样，在题材的选择上，我认为还是尽量多姿多采，包罗万象的好。“掀天之浪”是重要的，“一物之微”，又有何不可！世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事可多呢！兼收并蓄，散文的路子就宽广了。

我写的散文，是比较广义的散文，即包括抒情、纪事的随笔，议论色彩较多的杂文，小品、报告、札记、序跋在内的那一类散文。因此，本书多少也反映了这一特点。我在某个园林里看过一株人们嫁接费了很大功夫的果树，上面同时挂着柑、橙、桔子、柠檬、柚子一类的果子。果园里可以有这样的果树，书籍里自然也可以有体裁比较多样的选集。

这本选集中的文章，写作时间的距离既在四十年以上，那么作品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脉络自然会比较清晰。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有若干缺点，那就是：某一时期，作品很多，某一时期，作品又很少，甚至还会出现“断层”。例如在“十年动乱”时期，我就什么也没有写过。这样排列起来，空白就很多了。再说，同样性质的文章，由于写于不同时期，就没法排在一起。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我还是决定：编排上不按时间为序，而按照体裁和内容来分类。反正，文末大都注有写作时间，读者如想知道，查检一下也就明白了。解放前的作品，我只选了三篇，和另一篇谈散文创作的文章，一起置于书末，作为“附录”。这倒不是因为作者“悔其少作”，一个人走过的道路，留下的笔迹，实际上象石刻铁铸一样，是没法更易的。只是因为我对解放前的旧作，满意的并不多，而且也觉得它们的内容格调，和解放后写的，风味迥异，选多

了，并不和谐。辑录三篇，让读者们窥见一斑，也就够了。

这个集子，反映了我从青年、中年到老年的散文写作状况。这四十多年间，正是夜气如磐，风雨飘摇的旧中国逐渐变为朝阳初露，大地回春的新中国的过程。而在新中国建立的这三十多年间，又经历了许多迂回曲折，艰难险阻，直到近几年，天际才重新出现了玫瑰色的曙光。一本散文集并不能充分反映这一切，但是可能也从若干侧面纪录了历史的风貌。在几年前出版的《长河浪花集》的序言中，我曾经这样写道：“这个集子里所收集的散文，尽管形形色式，林林总总，但是也可以用一句话把它们概括起来，这就是我所写的，都是曾经使我激动、感奋、欢乐、忿恨或者思索、寻味的事情。我以为这些事情，都有告诉旁人的价值，这才动笔写它。”这段话，移用到本书也是适合的。今后，我大概不会再编这种写作时间相隔数十年的散文选集了。这一本，就作为唯一的集子呈献于今天和将来的读者们之前吧！

我深知各式各样的作品，都有它的喜爱者和厌恶者。这种情形，正象人们对于物质食品的选择，爱憎之间，相去甚远，口之于味，并非同嗜一样。在这方面，我高度尊重读者的选择，并不奢望很多人喜欢我的作品，以我这样的年龄，也不一定能够写出跨越新水平的作品了。那么就让我以这么一本书，向愿意翻阅我的作品的读者们作个汇报吧！也向大学里，某些喜欢研究我的作品的的朋友们提供一份资料吧！是为序。

作 者

1985年3月于广州

DD 93/21

目 录

序	1
---------	---

第 一 辑

脊梁颂	3
无名氏登山英雄	7
面包和盐	11
神奇的手	14
菱角的喜剧	18
仿佛站在飞水潭边	22
花蜜和蜂刺	26
一石激起浪千层	30
网和剑	34
赞渔猎能手	38
琴纳医生的凯歌	42
哀“八旗子弟”	46
石壁树丛之歌	54
蒙地卡罗一老妇	59
大象哀歌	61
人和狼的搏斗	67
猕猴桃的旅行	71

在秃鹫笼旁	76
在虚假的事象面前	82
一份精美别致的诔告	88
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	94
猴子的模仿和人类的创造	102
贪婪生下的一群儿女	108
鬣狗的风格	114
“含冤树”的枝枝桠桠	118
吃动物	126

第 二 辑

雄奇瑰丽的中国山水	137
边防线风貌小记	143
《李可染山水画集》序	148
“宫殿之海”的鸟瞰	154
天坛幻想录	160
社稷坛抒情	165
逛东陵	172
访伊春林海	182
无字石碑和无头石像	189
茂陵石雕的奇迹	194
访青海土族人家	198
浴佛节访塔尔寺	205
神秘壮丽的青海湖	211
欧洲的风雪和阴霾	220

哈瓦那华侨纪功碑	225
新加坡戏剧性的一天	230
游乌兰巴托博物馆	240
访蒙古古都遗迹	244

第 三 辑

祖国之爱	257
奇迹泉	262
古战场春晓	268
中国红场的旗帜	273
土地	278
中国人的足迹	285
中国的吉卜赛	299
在遥远的海岸上	306
北京春节	310
沙面晨眺	315
在仙人掌丛生的地方	323
在“小世界语”的故乡	329
长街灯语	342
海滩拾贝	349
江上灯语	354
姓氏的历史烙印	364
圣诞节前夕的故事	369
烛光摇曳的船舱	375
深海渔场的礼品	379
莲花塔远眺	390

赌赛	397
----------	-----

第 四 辑

翡翠路	407
芳林双忆	410
“果王”的美号	415
鲜花百态和艺术风格	419
蜜蜂的赞美	422
北京花房	425
榕树的美髯	430
花市徜徉录	435
《花》序	439
花城	442
花街十里一城春	448
红棉的加冕礼	455
南国鸟节	459
彩蝶树	463
翡翠盆中活化石	465

第 五 辑

私刑·人市·血的赏玩	471
野兽	478
叭儿狗与仙人球	483
散文创作谈	486

第一辑

脊 梁 颂

日本学者增田涉写的《鲁迅的印象》一书，里面有好些珍贵材料，是我们在其它地方没有看到的。例如，其中有一则这样说：

“歌人柳原白莲君从日本到上海时，因为想会见中国的文学家，由内山完造先生的照应，邀请了鲁迅和郁达夫，在一个饭馆里见面，我也陪了席。那时，鲁迅很说了些中国政治方面的坏话。白莲君便说，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他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那时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湿润着……”在紧接着的一段，增田涉谈了自己的观感：“他由衷地爱着中国和中国人。所以任何时候都思念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将来。”

自然，这里的“中国人”，它的意义应该是“中国人民”。

在各种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我们是极少看到关于鲁迅流泪的记载的。然而在这一段回忆录里，却谈到鲁迅提及“还是生在中国好”时，眼睛里泪花闪烁的情景。这段叙述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它感人甚深。

鲁迅自从留日回国以后，就不再出国远行了。在夜气如磐，荆天棘地的日子里，他受压迫，受凌辱，受通缉，身罹重病，工作纷繁，有人劝他出国疗养，他谢绝了。三十年代，李立三曾经劝鲁迅署真名写一篇痛骂蒋介石的文章，然后高飘远引，坐苏联轮

船到莫斯科长期避居。鲁迅认为这种徒逞痛快于一时，接着却长期去国，脱离斗争生活的做法不好，也拒绝了。联系前前后后的事情看，对旧中国，鲁迅是恨透了。然而他眷恋祖国，对祖国的未来，寄托着强烈的希望，决不愿为了个人的舒适生活，远走高飞，到国外去经营什么安乐窝，而置祖国和人民于不顾。想一想他的噙着泪水的眼睛吧，那里面有多少激越的感情和震撼人心的言语！

最近我常常想起增田涉的这一段记叙，倒不是由于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日渐临近的缘故，而是：在建党六十周年纪念的日子里，我想起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鞠躬尽瘁，百折不挠地为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在经历重重打击的时候，永不后退，更没有想到躲避出国，去逍遥海外。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眷恋之情，和晚年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风格上恰好交相辉映。

象朱德、彭德怀、贺龙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是在革命处在非常困难的日子中，敝屣高官厚禄，抛开安逸生涯，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他们从此长期进行九死一生的斗争，终其一生，无论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受到怎样的打击折磨，都从不徘徊却顾，总是那样的一往无前。

投身到革命队伍的人们，有的一时受人构陷，横遭嫌疑，以致被组织开除，他们却在军情紧急之际，紧紧跟着队伍，不愿离去，苦苦要求参加战斗，接受考验。有不少人就终于在考验中重新回到队伍中来了。好些革命老根据地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些跟着队伍苦苦恳求的人，希望获得的并不是富贵尊荣，不是舒适闲逸，而是一个艰苦战斗以至于慷慨献身的岗位罢了。

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十年动乱中受尽了骇人听闻的折磨，有的被一群人面东西打断了肋骨，有的长年累月被囚

禁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一旦平反了，一般人以为他们从此将气息恢恢，消沉懒散地度过余生。谁知他们在苦难的日子里却读完了《资本论》，一恢复自由后又以龙马精神，废寝忘餐地辛勤工作了。世俗人以为这是完全难以理解的事。但试听听他们之中一个的声音吧：“共产主义者是永远不会颓废消沉的。颓废消沉的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某些人对于这样的人无法了解，就正象他们对鲁迅有到海外逍遥度日的机会，却无论如何辞绝不去那样地难以索解。

不少伟大革命者在十年浩劫中被折磨得死去了，但是就在他们逝世之前一瞬，他们也绝不后悔自己走过的道路。彭德怀同志临终前的遗言是：“我死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到家乡……把它埋了，上头种一棵苹果，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这里面完全没有一点绝望的哀伤，仍然洋溢着献身的虔诚。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象祖国这样的忠诚的儿女，如果奇迹一般，他们的生命能够重新开始一次，他们选择的必然仍是为祖国，为人民的幸福继续奋斗一生的道路，“虽九死而无悔”。

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了六十年，尽管走过不少曲折的道路，尽管曾经碰到各式各样凶恶的敌人，又受过各式各样侵入自己内部的两面派、蛀虫式人物的损害，但一个充满生机的新中国毕竟出现了，为人民献身的精神比起旧时代来是更加弥漫了。我国的著名科学家中，许许多多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在外国抛开优裕生活，冲破艰难险阻，甚至因此减重数十斤，争取回到国内来的。这种精神，近年来又有了新的发扬。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过去曾经受过“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棍棒，身上伤痕累累的专家学者，获得了出国访问的机会，他们之中，从没有出现过一个逃兵；甚至过去千方百计想外逃的也坚决回来了。从这

些人身上，从不少临终时把一生积蓄献给国家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榜样的力量。马克思的朋友、德国诗人海涅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他就不属于人类。”这句话，也许某些角落的人们听到，会感到不怎样舒服吧。但我以为它的确是掷地有声的铿锵语言。同样的道理，谁真正属于祖国，谁才真正属于人类。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才能够成为伟大的国际主义者。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已经为此作出了许多有力的答案。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周年之际，值得讴歌，值得颂扬的事情是很多的。但我首先想讴歌和颂扬的，是那些真正以自己的血汗，推进了人民的革命事业，生命是一阕英雄进行曲，而决不是一笔烂账，因而也就俯仰无愧，光辉长存的人物；不管他们有名无名，在党内还是在党外，是统帅还是士兵，已经死去还是健在。这样的人物，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有了他们，中国的革命事业才能够一浪推着一浪，不断向前。我们的生活里才有了阳光，儿童们才有了笑脸。我们的道路也才能够越来越发宽广，节日里也才有了真正的欢乐。

1981年6月28日于广州